

中國社會 各階層分析



NLIC2970842236

梁曉聲 著

中國社會 各階層分析

梁曉聲 著



NLIC2970842236



責任編輯 廖方舟 向婷婷

封面設計 李 達

版式設計 鍾文君

書 名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

著 者 梁曉聲
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20樓

Joint Publishing (Hong Kong) Co., Ltd.
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
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

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

版 次 2012年7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 格 16開（168mm×230mm）348面
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3233-0

© 2012 Joint Publishing (Hong Kong) Co., Ltd.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前言

此書第一版寫於1996年，1997年出版，至今十六年了。

十六年中，未曾再版。倒不是遭禁止，也不是沒有出版社肯再版。事實上希望再版此書的出版社真是不少，但我自己卻一次次拒絕了。原因單純，我對自己這一部書的看法越來越不怎麼樣。小說家們十之八九都寫過很不怎麼樣的小說，即使很不怎麼樣，由於成為自己某一時期寫作狀況的證明，只要別人以為還有點兒再版的價值，自己往往也就悉聽尊便了。

然而我這一部書卻非小說。究竟算是哪一類書連我自己都說不明白。時評類的？沾那麼一點兒邊吧。我認為，時評類的書另有評價的標準，比如冷靜、客觀、公允、詳實的依據等等。當然，若有預見性，並且預見得較準，最好。總而言之，時評類的書，一般以充分的理性表述為上。而我這一本書，它的情緒色彩太濃了。故當年有人批評我「不務正業」。小說家寫非小說類的書的例子不勝枚舉，我對「不務正業」的批評是不以為然的。

當年也有人批評這本書呈現了顯然的「仇富心理」。而我當年不滿也很憂慮，其實不是富人們本身，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貧富懸殊現象的種種「體制」問題。

正因為不滿很強烈，憂慮也是發自內心，又不願被譏為「杞人憂

天」，所以成心用了一種調侃的文筆來寫。結果不但情緒色彩太濃，而且缺少了一部好的時評書應有的理性莊重。

在修改過程中，我對自己這一部書的不滿一次次使我停止下來——因為十六年後的今天看十六年前自己的這一部書，荒唐印象每每產生。比如十六年前的富人與今天的富人相比，富的概念太不一樣了；十六年前我的工資才六七百元，普遍國人對工資的訴求與今天相比差距也太大了；十六年前「下崗」是中國城市劇烈的陣痛，而今天這種陣痛基本熬過去了；十六年前農民們的生存負擔已快將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了，而今天的農民們之命運有了很大的改善……

而最主要的是——十六年前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像我一樣，對於中國當年之現實極其悲觀，而十六年後的今天，大多數中國人對中國社會的心理主調，應該說已走出了悲觀的陰影……

何況，我此書中片面的、偏激的、淺薄的文人之見比比皆是，改不勝改。最後也就只有不改，隨它那麼樣了。

在有幾章的後邊，我加了些今天重新來看來想的補白。在此前言中，我最想補的有以下兩點：

第一，對於從政的、從商的，成為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的中國人，他們中有一個群體是特別值得獨闢一章來進行評說的，即知青群體。十六年前我沒這樣寫，現在認為實在是大的遺憾。

我對「上山下鄉」運動再沒多少話可說。一言以蔽之，不論對於它還是對於中國，那都是沒有另一種選擇的事。但「上山下鄉」客觀上卻使當年廣大的中國城市青年，與中國的農民尤其是最窮苦的農民，緊密地同時也是親密地（總體上是那樣）結合了十餘年之久。這使他們對於「中國」二字具有了更全面的認識，也使他們對於「人民」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瞭解。

我的朋友秦曉鷹曾任《中國財經報》的社長兼主編，他是幹部子弟，當年是山西插隊知青。十六年前我寫這一部書時，我們曾一起開過

一次座談會。會上，他講過這樣一件真事：返城開始後，有一名高幹子弟終於可以返回北京了，十餘年來他一直住在一戶農民家裡，房東大爺和大娘送了他一程又一程，硬往他兜裡塞雞蛋，非讓他帶一籃子大棗回北京……夕陽西下，已走出了很遠的他不禁再一次回望，但見大爺和大娘的身影仍站在一處土崖邊，之間隔着一道道溝塹。那一刻，那一名高幹子弟，不禁雙膝跪下，痛哭失聲……

曉鷹對我講的這一件事，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，以至我又對別人講過多次，並寫入了我的電視劇新作品《知青》中。

那一名高幹子弟，他返回北京又成為高幹子弟後，會變嗎？又變回高幹子弟「本色」的例子是不不少的。但，因為有着十年「上山下鄉」那一碗粗飯墊底兒，以後無論身份怎麼變，地位怎麼變，對「人民」那一份深情厚誼非但沒變，反而化作人性深處的「琥珀」，這樣的「知青後」也是不少的。

那麼，不管他們是從政了，是經商了，還是成為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了，都必然會是人文化了的從政者、人文化了的經商者、人文化了的知識分子。進言之，他們將會使中國的政治、商業和文化變得「有良心」。

倘無對人民的真感情，我不知所謂「人文」是什麼「文」……

第二，在我這一部書中，對於歌星們（當然也包括歌唱家們）多有不敬之詞，這也是極使我忐忑不安的一點。

十六年後的今天我想說，作為中國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個漢族成員，我在此對他們和她們，鄭重地表達我的敬意。並且，為我書中當年寫下的某些調侃的、戲謔的詞句，鄭重地表達我的真誠歉意。

因為我後來意識到，歌星們，尤其是漢族歌星們，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改變了，甚至可以說「改造」了漢民族。

我強調「尤其是漢族歌星們」，並非是要張揚一種「大漢民族」的狹隘意識，而僅僅是想指出這樣一種事實，即古代的漢民族，雖然不

是一個善舞的民族，但也確曾是一個能歌的民族。但是越往近代過渡，愛唱的漢民族，分明的越不愛唱了。國難深重的近代，縱還有些歌流行着，也大抵是些悲情的歌或憤激的歌。又往往的，是由一些人唱給眾多的人來聽的。1949年以後，漢族所唱的歌，漸漸變得極端政治化了，抒情的歌是極難產生的。以至於漢民族要唱一首抒情的歌，要麼是1949年以前的，要麼是其他兄弟民族的，要麼是外國的……

而今天，漢民族又變得空前能歌了！

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，如果居然是一個不愛唱歌的民族，那真叫是世界性的遺憾了！

現在好了，我們又恢復了愛唱的本能了。而我認為，漢民族的這一種本能的恢復，與20世紀80年代後一代代漢族歌手的貢獻是分不開的。

大情懷也罷，小情調也罷，普遍情感也罷，人性私密情感也罷……總而言之，愛唱就比不唱好，唱出來就比壓抑着好。舉凡一切與人情有關的情懷、情愫、情感、情調、情緒，三十多年來，我們的漢族歌手們，幾乎全都引領着我們漢民族唱遍了。我們太有理由感激他們了。

而且，以我的眼看來，掃描中國大文藝狀況，恰恰是通俗歌曲的品質反而優良一些。因為通俗歌曲中幾乎什麼都唱到了，就是沒有一首通俗歌曲是唱權術計謀的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通俗歌曲反而做到了最大程度的「人性化」，而不是使人性狡猾和陰險。

目錄

引 言 009

第一章 資產者階層 013

對於資產者，實際上沒有什麼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。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，主要是依賴於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。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，幾乎完全沒有什麼真正的商業意義可言。「中國特色」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。

第二章 「買辦」者階層 115

將上海人與廣州人、福建人相比，後者們即使已然是成功的「買辦」了，可不知為什麼，總使人感到他仍只不過是「打工仔」。而上海人，哪怕他明明只不過是境外商家的「打工仔」，卻總企圖以他後天不知從哪兒模仿來的所謂「儒商氣質」——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「買辦」。

第三章 中產者階層 163

中國的中產者們，在中國近代歷史中，幾乎就從未形成過什麼不可忽視的階層，更幾乎無任何社會影響力。而在中國當代社會中，這階層由於是新生的，則還根本沒有什麼階層的意識傳統可言。好比一個三歲兒童，餓了哭、

飽了笑、尿了鬧，被一隻溫柔的手撫摸感到舒服，拍幾下就會乖乖地睡着過去。它的階層意識的本能，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應罷了。

第四章 知識分子階層 223

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旦做了官，哪怕僅僅是名義上的官，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視他為官員。如果竟不被那麼看待，他心裡就不免有幾分不痛快起來。如果他是他所從事的知識領域內的官，他將很在乎他在世人眼裡，是否區別於他的同行，是否被認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。

第五章 城市平民和貧民階層 249

一個平民家族只要出了一個「拯救者」，這個平民家族就有了一線不至於整體淪為貧民的生機。而且幾乎只有平民家族，才會產生它所必然需要的「拯救者」。又幾乎只有平民家族中產生的「拯救者」，才最甘於肩負起拯救家族命運不至於貧民化的責任和「使命」。

第六章 農民階層 297

將靠與農業根本無關的方式富起來的農村，成心宣傳為致富農村的典型，不但絲毫沒有典型的推廣意義，不但掩蓋了事情的真相，而且極可能對最廣大的，仍然正在務農的農民們的心理產生一種誤導或暗示——依然務農也許從根本上就是悲哀的。

第七章 農民工階層 311

中國「農民工」，明擺着目前是享受「改革成果」最少最少的族群。並且其總體上，完全可能成為將來之中國另一為數龐大的貧窮族群。所以，我個人的觀點是，即然大多數的他們並不在乎和計較叫他們「農民工」，社會無妨還那麼暫且叫着。

第八章 「黑社會」 321

鄧小平生前也曾說過：中國要出問題，歸根結底，還是很可能出在共產黨內部。鄧小平擔心的是發生前蘇聯那樣的事情。然而，中國共產黨也可能在非常鞏固地掌握着政權的情況之下，政權被某些官員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兩面化了。一面做給自己的黨和全社會看；而另一面隱蔽地、貪婪地、不斷地左右結網、上下結網。

第九章 「灰社會」 337

「灰社會」不但成分高級，不但隱形，而且幾乎從不弄出響動。他們操縱股市、房價、期貨、洗錢，將國有資產佔為己有並轉移往國外……一切一切在他們做來，不但易如反掌，而且還幾乎毫無破綻。即使東窗事發，通常也沒有任何國內媒體居然能夠據實一一報來，大抵只不過點到為止，所謂「冷處理」。

引言

任何比喻都有缺陷。

在此前提下，我將生產力比做一柄梳子。它處於落後的世紀和時代，梳齒稀少；因而只能通過其對社會的必然作用，將人類分成極有限的群體。那便是，且只能是——階級的群體。

階級是人類群體的「膠和現象」，膠和它的是較為共同的「階級意識」。存在決定意識，歸根結底，膠和它的是較為共同的經濟狀況，以及較為共同的經濟訴求。

落後的生產力，決定着經濟基礎的虛弱。虛弱的經濟基礎，難以滿足各階級的普遍的經濟訴求。縱觀歷史，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得出這樣的結論：一般而言，它只能滿足擴大化了的統治階級的願景，亦即統治集團本身，和與之唇齒相依的嫡戚階級的慾望。為了維持這一種滿足，它必然地，也不得不榨取其他階級的經濟利益。

於是階級矛盾產生了。階級矛盾迫使在經濟利益方面受到榨取的階級更加膠和在一起，形成階級的意識對立。

落後的生產力這一柄梳子，是梳不開膠和在一起的階級的群體的。它對社會的梳理，相反只能使階級更加明顯。好比齒稀齒缺的梳子，梳不開膠和成縷的髮結。

一百個人分成三個群體，則每一個群體都有足以認為自身強大的方

面：人數少的也許以統治地位的優勢而自認為強大；赤手空拳的也許以為數眾多而自認為強大。

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，這一種階級的對立一向是人類的大危險。某些特殊情況下，此危險順理成章地爆發為階級鬥爭。在生產力落後的世紀和時代，階級鬥爭是傳染性極大極快的社會「疾病」。

像SARS，具有爆發和迅速蔓延的特徵。當草根階級的最低利益也無保障並且願景常成泡影，於是揭竿而起在所難免，並且具有合理性。古時他們的行動叫「造反」、「起義」，近代叫「革命」。不論叫什麼，都是仇恨的行動。而仇恨的行動，則必伴隨暴力和血腥，它遭到鎮壓於統治階級而言勢在必行。雙方互視為不共戴天的宿敵——雨果的《九三年》和狄更斯的《雙城記》對此情形有恐怖又真實的描寫：一方將敵人的頭顱砍下，挑在矛尖上；而另一方為敵人製造了分屍輪……

值得人類社會慶幸的是，如此殘酷的階級鬥爭，基本漸止於上上個世紀和上個世紀之中了。那種駭人的歷史，於西方人的記憶，比於中國人的記憶，約遠百年。

繁榮昌盛的經濟時代，對人類社會而言，乃是效果最理想的「洗髮劑」。階級這一把膠和在一起的頭髮，遇此而自然鬆散開來，化粗為細。

於是階級被時代「梳」為階層。原先較為共同的「階級意識」，亦同時被時代「梳」為「階層意識」。人類社會由階級化而階層化，意味着是由粗略的格局化而細緻的佈局化了。

格局極易造成相互對立的存在態勢。佈局有望促成相互依託的存在態勢。而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，一大欣慰。

較為共同的「階級意識」，是人類的一種初級意識，反應敏感，邏輯單純，導致暴烈到你死我活地步的行動。無論對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，都是這樣。

中國歷史小說中的某些民間英雄口中最經常喊出的號召是「弟兄

們，反了吧！」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便往往發生。

階級一經細分為階層，便很難重新膠和在一起了。好比鋼化玻璃一經破碎，便很難再復原一樣。

100個人若分成30個群體，則每一個群體都不再強大。而當麵包和黃油是105份甚至更多份時，儘管分配得不公和不均勻可能依然存在，卻肯定會被大多數群體相對的心理滿足所抵消。

如果一個人手裡拿着一份兒，瞪視手裡拿着兩份兒的人大聲疾呼：「弟兄們，反了吧！」他可能一點兒也引不起共鳴。

發達而先進的生產力，是必然會與民主與法治攜手並進的。一般而言，將會由民主和法治來解釋某一個人為什麼該得兩份麵包和黃油，完全不需要通過「造反有理」的方式解決。只有手中一份麵包和黃油也沒有的人，才似乎有權那麼大聲疾呼。在生產力發達而先進的時代，一無所有的人必是少數。這樣的時代，比以往任何時代，都更加明白有責任、有義務、有使命關懷和體恤一無所有的人們的存在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有能力。

由階級而細分為階層的社會不再發生階級鬥爭。生產力發達而先進的時代不再產生「革命」的英雄和「革命」的領袖。

發達而先進的生產力對社會進行的每一次梳理，其實都意味着是一條「革命理論」的無需言說的否定。那一條「革命理論」即「階級鬥爭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」。

對於中國而言，生產力正在擺脫落後，經濟基礎正在擺脫虛弱，商業時代正方興未艾地孕熟着，階級正日益加快地分化為階層……

故曰階層分析，而非階級分析。

第一章

資產者階層

